濡须口，传说为大禹治水所凿

跨越裕溪河的高铁

锥山，曹操曾在此筑栅陈兵

钓鱼台仍在，只是不见仙人踪影

濡须河口怀古

□ 方华 文/图

裕溪河，自巢湖闸开始，向东南蜿蜒而去，经巢湖市的银屏、含山县的东关、和县的雍镇，于裕溪口注入长江，全长60多公里。

裕溪河古称濡须水。据传，远古时，濡须河水至巢湖东南三十里的濡须山、七宝山处受阻，大禹治水时凿山而通，故后人称河东之山为东关、河西的七宝山为西关，濡须水至此称濡须口（也称“濡须坞”）。

因濡须口地势险要，古来为兵家必争。据经传记载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吴楚两国就曾在濡须水流域展开过大大小小几十次的战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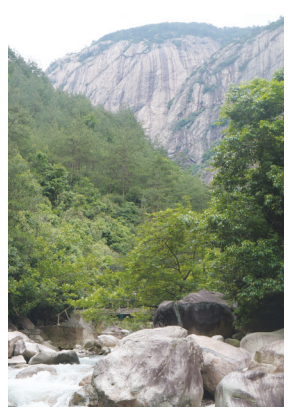
发生在濡须口的战争，最有名的当属三国时的魏吴之战。据位列二十四史的《三国志》记载，曹操四征东吴，在濡须口两次大捷。当时，孙权在东岸（东关）筑城陈兵，曹操便也在对岸的七宝山与锥山立栅布阵，故濡须口又称栅口。

曾被曹操立栅陈兵的锥山，原称濡须山，又称龟山。民间流传，朱元璋起兵反元时，军师刘伯温见濡须山是重要隘口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因山形似伏龟朝江，为防“龟”移“关”废，遂在山顶建锥塔一座（名“文峰挺塔”），以塔镇“龟”，以锥定山，以稳龙脉。此塔原为五层，后改建为七层，曾两次遭雷击，塔顶两层被斜劈成半，成了残塔。锥山顶原有庙宇多间，称光佛寺，现仅存残碑两截，碑首“光佛寺记”依稀可辨。

“龙虎相争志不侔，濡须旧隘使人愁。丈夫不学曹孟德，生子当如孙仲谋。七宝山开红树晓，巢湖水共白云秋。登临不尽英雄恨，万里长江天际流。”这是明代董会写的一首七律《濡须隘》。昔日刀光剑影、鼓角争鸣的濡须河口两岸，今天已是河网纵横、良田万顷、稻香鱼肥、景色优美的鱼米之乡。其曾经的历史与遗留，也成为今人探古寻幽之佳处。

三国时曹操屯兵的濡须口锥山一带，有村名钓鱼，今属银屏镇。其名缘自一块延伸至裕溪河面的巨石，名浮丘钓台。传说仙人浮丘垂钓于此，至今尚留有座印、钓竿痕和足迹等，宋时“浮丘钓台”石刻，至水浅浮现时尚可辨识。巢县古时有十景之说，“浮丘钓台”即为其一，十景还有两景也在银屏镇内，分别为“芙蓉叠翠”和“岱岫晴云”。宋人杨杰有联云：“水带平湖千里远，山横大岫一峰高。”有了巢湖及其东流入江的裕溪河，山水秀丽环境幽雅、人文历史底蕴深厚的银屏，堪称巢湖的后花园。

绩溪鄣山大峡谷



绩溪已经去了多次，每次都是龙川等耳熟能详的景点，没有太多的新鲜感。今年5月朋友说让我看一处开发的“新”景点，这一下勾起了我的兴趣。

从绩溪县城往东行驶约22公里，朋友让我们下车换上小巴，沿着山路绕了24道拐，到了名叫鄣山大峡谷的地方，我们的旅程就是沿着这条大峡谷的底部开始前行的。进了峡谷给我们的第一印象，就是清澈的溪水在各种奇石以及落差很大的峡谷里奔腾而下，时而万马奔腾，时而涓涓潺流，峡谷两边山高林密，若不是一座座不同结构不同形状的桥时隐时现，恍如到了原生态的山里。来过者不乏有这样评价：鄣河之水从天池而下，蜿蜒曲折，秀美绝伦；一条徽杭古道穿峡谷而过，历经了风雨沧桑。

来到峡谷尽头，上天再次让我们赞叹不已，这里矗立着“世界第一巨石”百丈岩，高460米，宽180米，如巨钟覆地，高耸云天，不得不让人钦佩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万木春 文/图

边走边看

走进雄村

□王唯唯

在徽州，无论你走进哪个村落，粗看都差不多，错落有致的白墙黑瓦，鳞次栉比的层楼叠院，好像并没有多少差别。然而，当你把心静默下来，细究之下，就会发现这村与村之间还是有区别的。这区别，不分雅俗，各有味道。被誉为“新安第一岛，徽州最雄村”，就有着别具一格的味道。

雄村原名洪村，元末曹姓人入迁，取《曹全碑》中“枝分叶布，所在为雄”句改名为雄村。距今有800多年历史。雄村最大看点当数竹山书院。导游说，竹山书院就是由当年两淮八大盐商之一的曹堇饴的两个儿子曹景廷、曹景宸兄弟捐资建造的。曹堇饴是当年众多徽商中的杰出代表之一。在他病入膏肓、弥留人间之际，嘱咐两个儿子的只有一件事：“在雄溪之畔建文昌阁、修书院。”

几遵父命。乾隆二十四年(1756年)春季，由曹景廷、曹景宸兄弟捐资建造的竹山书院矗立在雄村村口。书院两旁的石鼓和大门上方斗大的“竹山书院”的题额出自清代金石书法大家邓石如的手笔。入门处竖立了一个木屏，两廊皆方形石柱，正厅宏大宽敞。正厅中壁悬蓝底金字板联一副：“竹解心虚，学然后知不足；山由篑进，为则必要其成。”为曹文埴所撰，意思是竹子可以让人学会谦虚，并由此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；山也是由土一点点积累成的，做就要相信能成功。意在勉励后学之士。不仅如此，这还是一副藏头联，非常巧妙地将“竹山”两字藏在联上。书院的门庭并不奢华，走进了才惊诧于它的精巧和轩昂，才知道这不显山露水的背后是藏巧守拙。大厅、庭院、轩室、廊亭、高阁、小楼、台榭、小桥、流水等等，一应尽有，巧布其中。导游告诉我们，这是古徽州保存最完整的书院了。

随着导游，我们来到一小型古典庭园。因园内有桂树12株，又称桂花园。导游说：这些桂树皆为明清时期曹氏族人手栽。原来曹氏家族规定：凡是族人中举后，每人需在院中植桂一株。曹氏共出了52名进士举人，所以就有52棵丹桂。植桂是取桂与贵谐音，古代就有蟾宫折桂之说。园前有平台，台柱三面皆饰以石雕，有栏柱十六，顶端各有青石狮，小巧玲珑，神态各异。

面对见证了曹氏家族“蟾宫折桂”般荣耀的一园桂树，我突然想到了流行于古徽州“十户之村，不废诵读”一说。中国历史上的徽商，皆处于贫困山区，种地无以生存。《徽州府志》载：“徽州保界山谷，山地依原麓，田瘠确，所产至薄，大都一岁所入，不能支什一。小民多执技艺，或贩负就食他郡者，常十九。”于是，小孩长到“十三四岁，往外一丢”，跟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。然而，当他们外出当学徒学做生意那天起，心里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自卑。“读书入仕”的欲望，在他们已成为不可能的企盼之后，便把它当作人生唯一的终极目标。

在桂花园通往竹山书院回廊的廊间壁上，嵌一大黟青石板，上书“山中天”三字，字径尺五，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手书，字迹遒劲雄浑，令人留连。桂花园西首有八角亭一座，正名为“凌云阁”，亦称“文昌阁”。此阁高大雄伟，筑于高台之上，石基八面，高六尺多。阁分二层，各具八角，阁顶用纯锡铸造成宝葫芦形，既寓意为文曲星高照，又示意曹氏乃以才入仕、先学后臣的翰墨人家。

雨开始飘落，越来越大，院内响起雨滴敲打屋顶和树叶的声响。那声音宛若天籁，低沉、宏大却不嘈杂，像是在一个巨大腹腔内涌动出的吟诵声，隐隐约约又铺天盖地。走出书院，再次面对大门上方“竹山书院”的题额，我想，这次和雄村短短不过两个小时的相逢，但我记住了那高大牌坊上所书的“宰相故里”，记住了“吾乡昔宦达，首数雄村曹”的雄村。雄村，我还会再来的。

征稿启事

如果你热爱旅游，如果你喜欢边走边记、边走边摄，欢迎来稿，跟大家分享你旅游的故事和感悟。文字和照片均可。投稿邮箱：xxss15@163.com。